

第一次见俞晓冬是在2018年10月13日,那是一次艺术雅集,作为著名军旅艺术家,她却意外地沉默、浅笑、寡言。朋友简要介绍了她的情况,我们礼节性地互加了微信。几天后的10月17日,我离开工作30多年的政法系统,参与组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。2019年,厅党组决定举办首届“江苏最美退役军人”推选活动,由我牵头具体“操刀”。

江苏是兵员大省、安置大省,有近300万退役军人,要从300万人中选出10位“最美”,谈何容易。组委会决定采取组织推荐、社会推荐和自荐相结合的方式自下而上发动推选,确定候选人后网络投票、社会公示、组织审定再进行公示。很奇怪,仅见过一面、再无联系的俞晓冬此时却在我的脑海中如电光石火般闪过,我找来曾经刊发过她事迹的报刊,确认了她独特之“美”后,便和工作班子商定决定“反弹琵琶”,主动让她所在的干休所上报事迹材料。结果当然不出所料,俞晓冬成功当选首届“江苏最美退役军人”,成为10位“最美”中的唯一女性。当年8月,在江苏大剧院举行的颁奖典礼上,组委会邀请金寨“山娃娃古筝班”的部分孩子来到南京,和俞晓冬同台演绎的《红星歌》

组曲,成为当年颁奖盛典的经典场面之一,收获了无数掌声与泪水。

也仅此于此,俞晓冬和我仍鲜有联系,仅有的两次也是为“山娃娃”演出的事问计于我。今年初,在筹办举办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年度报告会时,我提议请俞晓冬到场讲述她的生命故事,给每位嘉宾赠送一本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丁捷以“执炬寻路、重启生命”为主题,采访俞晓冬创作的报告文学《绽放——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》,把年会办得“既有意思更有意义”。2月1日晚,俞晓冬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与会的退役军人企业家和社会爱心人士,他们纷纷表示要与俞晓冬同行,做好传承与接力。

细细想来,前后8年,我和俞晓冬的交往加

这一簇映山红,那么静那么美

■陈 旭

起来不会超过10次,但我总是莫名地理解她、懂得她、牵挂她并始终愿意主动为她做点什么,她是不是对我也有所期许和依赖,隐约有但不能确信。

年会结束当晚到家后,俞晓冬给我发来了微信:“今天很感动很感动很感动,坐在下面眼泪就忍不住,上台克制自己少说少说。非常感谢支教路上一直有您鼓舞我、支持我、帮助我……我下面支教还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做,我只为心中的信仰而战……”

当夜,我又收到俞晓冬妹妹晓春从美国发来的微信:“作为冬姐的家人,我想用非常朴素的一句话开始:感谢您,在她最需要被看见、被理解、被托住的时候,没有错过她。这些年,我们在家里看着她一步一步走来,走得很远,走得

也很孤独。很多时候,她并不说辛苦,但我们知道,她不是没有压力,而是习惯自己承担。所以,当我们看到您在关键时刻理解她、认可她、支持她,并推动她走到更广阔的舞台上时,那份感激不是客套,而是发自内心的心安——有人懂她在做什么,也愿意为她托住方向……”

热泪盈眶中,我看到了工作的意义,也确信了不很确信的“隐约”。我把信息转发到会长群和工作群,让同事们看到请俞晓冬参加年会的意义后,很快给晓冬回信:“这何尝不是一种双向奔赴。于我而言,这不仅仅是工作,更是洗礼精神和安顿灵魂的过程。是晓冬姐,让我看到这个众声喧哗的世界仍有纯粹和美好,我不希望她被淹没或一个人负重。她并不孤单,更不孤独,惟愿她多保重!”

12年、66岁,故头为邻、药物作伴,俞晓冬实在太累了,太需要有人替她负重、帮她分担、助她前行啊!难怪晓冬晓春姐妹俩对我在《绽放》首发式上的简短发言褒扬有加。当时我说:“俞晓冬是个什么样的人?书中已有答案。在我看来:俞晓冬是柔弱的,又是坚强的;俞晓冬是纯粹的,又是多彩的;俞晓冬是朴质的,又是耀眼的。惟其如此,俞晓冬是一个真实而立体的人。”在她们看来,我是真的读懂晓冬了。

伫立大别山深处的小南京学校,阳光透过教室的窗棂,轻柔地洒落在一排排古筝上,俞晓冬指尖抚过琴弦,美妙的箜篌音在山谷回响,孩子们眼里写满梦想与希望。

大别山的风,依旧轻拂,悠悠回荡;史河的水,澄澈明亮,静静流淌;马鬃岭的映山红,开了又谢,谢了又开,岁岁年年。

(作者系江苏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原副厅长)



旁观者说

自己的“小算盘”:自己年龄越来越大,加上患病的身體,一旦哪天撑不住了,这些老师能立马顶得上去,古筝教学就不会断线,“我要给学校留下一支不走的队伍”!

这批教师中,80后简祖义的加入,让俞晓冬大喜过望。“古筝男老师,太难得了!他到退休年龄还有将近20年,他学成了将是最强的接力棒。”一直以来,俞晓冬特别希望自己的学生里多几个男生,如果能培养出一名男老师,那就遂大愿了。

简祖义的表现,没让俞晓冬失望。有次回南京前,俞晓冬给教师班的学生布置了作业,要求他们完成后用视频发给她。一天晚上快11点了,简祖义发来了他的作业。俞晓冬知道,那几天简祖义的椎间盘突出病犯了,能正常交作业已是不容易,没想到他完成得非常出色。看到视频里简祖义额头上豆大的汗珠,俞晓冬不禁鼻子一酸。从他身上,她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目前,简祖义已经以优秀成绩通过古筝六级考试,开始带山娃娃班的课了。

“娃娃班、教师班,俞晓冬你为何还这么拼?”每每面对这样的提问,俞晓冬坦然笑答:“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,看着他们成长,我觉得自己的生活特别充实、特别有价值。我左右不了生命的长度,但我可以用有意义的事情增加生命的厚度。”

“12年来,俞老师分文不取,拖着病体,忍受孤独,用琴弦、大爱和坚韧拨动众多留守儿童的心弦,为山娃娃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缤纷世界的窗口。她以一人微光暖一方天地,让教育有温度,让大山深处始终有光。她是我们所有老师的榜样,是山娃娃们心中永远的‘古筝妈妈’!”就在此稿即将写完时,教师班学员何振庆给记者发来了她的心里话。

诚哉斯言!

图①:演奏中的俞晓冬。

图②:相隔12年的两张照片见证程灿(左)的成长。

图③:山娃娃们和俞晓冬在一起。

图④:首届古筝班全部通过古筝十级考试后的合影。

图⑤:央视“六一”晚会,俞晓冬和“山娃娃古筝班”参演节目现场。

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版式设计:王秋爽

被山娃娃们亲切地称为——
抗癌老兵俞晓冬扎根大别山十二载,为留守儿童进行古筝培训和音乐教育,

「古筝妈妈」

■练红宁 本报记者 卢 军

“虽然我的生命长度不确定,但这件事,对我、对孩子,都值得”

2014年6月,休假的俞晓冬应战友之邀来到大别山腹地的金寨调养身体。在一处农家乐吃午饭时,听说附近有所和南京同名的小南京学校,当即决定去看看。当一行人走进这所山区小学,从没见过古筝的孩子们,对俞晓冬随身携带的古筝产生浓厚的兴趣。为了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,俞晓冬即兴给他们弹了几首曲子。当美妙的箜篌音响起时,原本嘈杂的教室瞬间安静下来。曲罢,孩子们个个意犹未尽。这时,一位女老师贴在俞晓冬耳边悄悄问道:“俞老师,我们这儿的孩子们大部分是留守儿童,您能不能教他们弹古筝啊?”“行!”听到“留守儿童”这几个字眼、看着台下一双双渴望的大眼睛,俞晓冬没有丝毫犹豫,一口就答应了下来。

“你不要命了?”当俞晓冬把利用节假日和业余时间到金寨支教的决定告诉家人时,遭到全家人一致反对,因为他们都知道她是位生命倒计时“只剩一年多”的人。

2010年,刚刚50岁正值艺术巅峰的俞晓冬,体检时被查出了肺癌。虽然手术及时,左下肺的肿瘤被成功切除,但医生仍断言她“只能活5年”。“只有生命倒计时的人,才能体会到活着的意义。”俞晓冬告诉记者,当时做出这个决定并非头脑发热,一是因为金寨特殊,这里曾诞生多支主力红军队伍,走出59位开国将军,被誉为“红军摇篮、将军故乡”;二是自己骨子里流淌着红色基因、她的父亲、姨父、舅舅和姐夫都曾经是军人,自己1982年从南京艺术学院古筝专业毕业后,就一直在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歌舞团工作。红色基因、军人素养让她面对山区孩子需要时不可能说“不”,“孩子眼里充满对古筝的好奇与渴望,这让我觉得,虽然我的生命长度不确定,但这件事,对我、对孩子,都值得!”

开弓没有回头箭。回到南京,俞晓冬便开始筹划古筝教学的事儿,可左等右等总不见学校的动静,托人一打听才知道原因。原来,一架古筝少则上千元多则数千元,这对并不富裕的

山区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,对学校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。因为一个“穷”字,面对这突然降临的“好运”,学校也只能忍痛放弃。

“不让学琴的孩子增加一分钱负担!”俞晓冬拨通校长电话,明确表示所有的古筝和教学配套设施全由她个人出资,学校只提供教室就行。至此,俞晓冬原有的人生轨迹开始陡然转向,山村从此回荡起袅袅箜篌音。

“让山娃娃们被看见被认可,进而激发他们的自信,这个意义远超学古筝本身”

5月21日,首都北京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号演播大厅外,我们见到了正在候场彩排的“山娃娃古筝班”成员程灿。眼前的程灿,自信阳光,落落大方,说话时满脸笑意,与12年前首届古筝班上那个胆小、内向,甚至有些自卑的小女孩简直判若两人。

今年20岁的程灿,现在安徽新华学院读大一。她告诉记者,那时的她和许多留守儿童一样特别自卑,几乎不怎么说话,“是俞妈妈用音乐让我找到了自信。我妈妈把我带到这个世界,俞妈妈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!”

言为心声。程灿朴实的话语道出“山娃娃古筝班”历届学生共同的心声。正如小南京学校教导主任郑学文所言,俞晓冬的到来犹如久旱逢甘露,在那片曾经的艺术荒漠上构建起一个全新的艺术高地。

“解放军来教咱山娃娃学古筝啦!”2014年11月,经过3个月的紧张筹备,俞晓冬捐资20多万元筹建的“山娃娃古筝班”终于开班。那天,镇、村领导来了,校领导和老师们来了,32名学员的家长代表来了,十里八乡的村民们也赶来了。俞晓冬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和深入浅出的讲解,只一节课,就让孩子、家长和老师们喜欢上这位从大城市来的俞老师,不少人也开始喜欢这神奇的中国乐器和民族音乐。

但热闹是一时的。当古筝班的教学真正开始后,许多问题接踵而来,有些让俞晓冬也始料未及。“面对这群从未亲历山外世界的山娃娃,一群情感失衡的留守儿童,怎样去陪伴他们、教育他们、培养他们,给他们一份爱,让他们用快乐的童年治愈一生,而不是用一生来治愈孤寂的童年,是我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。”俞晓冬说,为了这,她既当老师又当妈妈,没有一刻是轻松和清闲的。

班里有个叫孔享的女孩,不爱说话,不合群,上课时总是面无表情。第一节课上,俞晓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。为了让孔享开朗快乐起来,俞晓冬把她调整到第一排,一有机会就找她聊天,做游戏,用母爱温暖她。渐渐地,孔享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。有天下课时,孔享悄悄塞给俞晓冬一张皱巴巴的纸条,打开一看,上面写着:“俞妈妈,我爱你!”看到这,俞晓冬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。打这以后,孔享像变了个人,学习成绩突飞猛进,古筝考核也过了十级。如今,青春阳光、成绩优异的

孔享,正在一所重点中学备战今年的高考。

云灿的父母常年在深圳打工,她与奶奶相依相伴,自卑自闭。俞晓冬一有空就住她家跑,陪她练琴、聊天、做游戏。刚开始,云灿奶奶养的几只大鹅不让俞晓冬进门,追得她东躲西藏。来得多了,大鹅就像守护神一样摇摇晃晃地陪在她左右,很是乖巧。“要不是俞老师的教育、陪伴,孩子不会这么懂事、出息。”云灿爸爸每次回来,总要亲口向俞晓冬说声感谢。

“俞妈妈:大爱无疆,您是改变山娃娃命运的人”“俞妈妈:指尖流淌师恩,琴韵伴我成长”……古筝教室平时用得不多的黑板,成了孩子们的“表白墙”。

“俞老师以古筝为纽带,与孩子们组成特殊的‘家庭’,成为孩子们的‘大家长’‘娃娃头’,在点亮山娃娃艺术梦想的同时,也让山村充满爱与欢乐。”小南京学校现任校长金良勤告诉记者,2017年办理退休手续后,俞晓冬一年有180多天待在学校,把整个身心都给了这些孩子,“她对这些孩子比对自己的孩子都好!”

让俞晓冬倍感欣慰的是,12年来,她教过的150多名孩子有一半以上通过古筝十级考试,不少人先后到南京艺术学院、海军指挥学院、江苏大剧院、央视等处展演。“通过几年的古筝学习,让山娃娃们被看见被认可,进而激发他们的自信,这个意义远超学古筝本身。”俞晓冬说这话时开心地笑了。

“我左右不了生命的长度,但我可以用有意义的事情增加生命的厚度”

学校老师李朝红发现,自儿子上古筝班后,看俞晓冬的眼光比自己都亲。于是,她便悄悄来到古筝班教室外一探究竟。几节课“偷听”下来,她发现俞晓冬不是为教音乐而教音乐,而是以音乐为载体,塑心、育人。这一“重大发现”,让李朝红常常不由自主地来到古筝班窗外,一听就是好久。

和李朝红一样,学校其他老师也爱在窗外听课。心细的俞晓冬早已看到了他们,有次聊天说起这事儿,李朝红不好意思地告诉她,自己和不少老师一样也想学古筝,但怕占了孩子们的学习时间,还增加俞老师的负担。

“既然大家愿学,咱们索性就办个教师班吧。”2023年5月,俞晓冬跟校领导一商量,古筝教师班就开课了。

“教师班共12人,都是从职业院校学成回来回报家乡的。他们都是农民的孩子,也是长大的山娃娃。”俞晓冬说,之所以要开这个班,她有

